

画报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战争往事

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里,沿着迂回曲折的楼梯一路前行,一幅幅震撼人心的黑白照片,熟悉的、不熟悉的脸庞,相同的是写满坚毅与不屈的表情;满墙上密密麻麻全是签名、留言,饱经沧桑的、稚拙的字迹,无声却有力地震撼着每一个来客的心。

在这栋安静肃穆的博物馆里,馆长吴先斌先生指着一套仔细装裱的、泛黄的旧杂志,对记者说:“这套《战时画报》是我从各地辗转收集来的。自1937年9月19日创刊到1937年11月19日终刊,总共20期,每两三天就有一本问世。《画报》采用中英文对照形式,中国与海外同时发行,使得中国境内的洋人与海外关注中国抗战的人士也能够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第一手资料……”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唐蕾 本版图片均由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提供



華中 號雜圖 外誌 戰時 畫報

每期《画报》仅薄薄的10张纸,却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传达了战场信息,向世界人民揭露了黠武者残暴的嘴脸。《画报》以照片为主,旁边辅以简单的文字说明。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幅幅激励人心的木刻作品,组成了这套简单却有力的画报:柔弱的女学生走出象牙塔,扛着枪进行军演;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奔赴收容所,教授难民救亡歌曲;年轻的小媳妇夜夜不眠,赶制着棉背心,要在天寒前送给前线的战士;而那个断了左手的无名士兵躺在病床上,仍不断哀求医生让他回到前方,他还有右臂可以扳机作战。和其他杂志不同的是,《画报》的封面人物几乎没有政要、首领,而背着药箱的女战士、头戴防毒面具的医疗兵、瞄准射击的童子军,这样的一些无名英雄,却成了画报的封面。随着画报的翻开,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金刚”击败“天王” 英雄溧水击落敌机

在《战时画报》中,有大量我方将士英勇抗敌的报道和照片,其中连续几期都有我方空军。在淞沪战役中,自称“高强”的日本空军连遭惨败,被我击落飞机110多架。第一期的《画报》中,就收录了高志航、乐以琴等空军英雄的照片,这二人都是中国空军“四大金刚”的一员,是敌人闻风丧胆的航空英雄。

画报介绍高志航在空军会战中,首开记录,击毁敌机于杭州半山附近高空。而乐以琴在8月15日和21日共击落了敌机五架。1937年9月26日,日本空军“天王”之一,以凶狠著称的山下七郎,就是被高志航驾驶的飞机击伤,成了我军俘虏。

这个山下七郎曾是杭州航校日籍军事教官,被俘后,他以前的许多中国学生来看他。他念旧情,透露了一些日军战况。他告诉年轻的飞行员们,要想“炸出云号航空母舰,必须牺牲一人一机,把中国机涂改国徽,我把信号交与你们,发出信号,航空网即开放,人机向烟筒窜进,同归于尽,完成任务,哪一位愿意前去,请举手!”

全体学员都举起手来,愿意前往,山下七郎就让飞行员们将徽章交给他,抽签决定,结果乐以琴被抽中了。在这次行动中,他毅然决然地向云号母舰袭击,当日舰张开航空网时,乐以琴人机直入尾部烟筒中壮烈牺牲,日本母舰也受到重创。

在《画报》中出现的航空英雄中,还有一位与南京结缘,这就是在南京、溧水间击落日军重轰炸机的黄光汉。毕业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的黄光汉,曾经和高志航一起赴意大利学习航空技术,回国后担任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中队长。抗战爆发后,技术超群的黄光汉有勇有谋,在南京、溧水间击落敌重轰炸机,在南汇击落日军驱逐机一架,广立功绩。据黄光汉的儿子介绍,后来,黄光汉奉命随高志航赴兰州接收13架苏联援华战机,回程途中因气候不佳,机队飞抵周家口机场留场待命,不料连日大雨,机场严重积水,无法起飞。不久天气渐晴,机队准备返回南京。就在此时,接到情报的日军派出了11架重轰炸机偷袭周家口机场,轰炸中,大队长高志航以身殉国,黄光汉率残余飞机紧急起航,在飞抵南京机场之际,敌机已飞临南京上空,总指挥部复令黄光汉起飞迎敌,黄光汉在空中与四架敌机殊死决战,最后因油尽弹绝,在蚌埠机场迫降时机毁人伤。此后黄光汉历经万难,辗转至香港养病,病愈后退出了军界。



日本坠机中发现的飞行员和妻子的照片,以及家书一封

日坠机现家书 妻子盼夫早团圆

在第三期的《战时画报》中,刊登了一位日本飞行员和他妻子的照片。照片中身着飞行员服装,神态温和、略显羞涩的日本青年男子叫斧田卯之助;一张照片中,身着和服,笑靥如花的女子则是他的妻子敏子。在这对青年夫妇的脸上,原本是看不到任何与战争有关的杀戮与不幸的。

然而1937年8月27日,我空军在安徽天击落日军飞机一架,斧田卯之助正是这架飞机的机长。在清理飞机残骸时,我方战士搜出了斧田悉心藏在口袋中的一封家书,以及夫妇二人的照片。

于是第三期的《画报》上全文登载了妻子敏子写给斧田的这封家书,信虽不长,却写得缠绵幽怨、一往情深,日本青年痛恨战争,渴望和平的心情表露得一览无余。

敏子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每天在酷暑中归来,挂念着,为什么呢,东西一点都吃不进?但是很强健。你也强健吧?你的信一封都没有收到,实在太挂念了。忙吗?倘若想到你——万一——悲惨的情绪立刻袭上我的心头,我是非常焦虑怀念不安,有时遂至通宵不能入眠。”妻子想念丈夫,为丈夫的安危时时担心着,“请你每天给我信吧,我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在渴望着,期待着你的佳音!”

而时刻活在“白发人送黑发人”恐惧中的老母亲,自从儿子出发后,无时无刻不担忧着,祈求儿子能平安归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拜菩萨。

信的最后,敏子忧伤地写道:“在这样的冷静的家中,尤其到了你晚归的时间,而我等待的样子,谁看了,都伤心!”一个妻子面对战争,只能这样无助地发出几声感慨,而更令她想不到的是,家书寄出不久就成为了丈夫的遗物。

小童星给秀兰·邓波尔写信求助

淞沪会战时期,战场上双方激战正酣,而后方各种支援活动,也进展得如火如荼。《战时画报》用黑白照片记录下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淞沪会战以来,天气日渐寒凉,前方战士们仍是单衣裹身,于是各地的慰劳团体纷纷发起运动,家家户户赶制棉衣,为战士们准备御寒的衣物。第七期的《战时画报》上就刊登了一组照片,有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检点分配棉衣的照片,无数少女扑在缝衣机上,马不停蹄加工棉背心的照片,以及著名电影演员童月娟捐赠棉马甲给前线将士的照片。

社会名流纷纷出钱出力,在后方做好支援工作,连小朋友也不例外。当时中国儿童协会会员、电影小明星陈娟娟就曾去医院慰问受伤排长赵新民。后来,陈娟娟和小童星黎铿还联合写了封信给美国小明星秀兰·邓波尔,请她来中国,慰问饱受战乱之苦的小朋友。两个小童星在信中写道:“你听到过在中国的可怕的打仗吗?现在很多很多的中国小孩都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没有爸爸、妈妈关心他们,因为凶暴的日本兵把他们的爸妈都杀死了!日本的飞机把他们的房子都炸坏烧光了,他们现在正是痛苦万分呀!我们现在正在尽力救济这些挨饿的小朋友们,但是我们的力量毕竟是很有限的。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希望你也来参加我们这种工作,假如你愿意联合美国的朋友们来帮助中国儿童的忙,我们感激万分了!”



小童星黎铿、陈娟娟联合给秀兰·邓波尔写信求助



抗战爆发后,各行各业的人士投入到救护工作中,最上方的图片中,正是宏明法师组织的僧众救护队

积极入世 僧人组队救助伤残

战争中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仅靠部队的医护人员,显然忙不过来。于是医院中的女护士们身先士卒,毫不畏惧地上了战场。照片中的她们抬着担架,在炮火轰隆的战场上,治病救人。而在这群白衣天使的身影中,有一张照片格外醒目。照片上是一群年轻的小和尚,他们穿着改良过的僧服,神情严肃,一丝不苟地排着队。从照片的注释上可以看出,他们就是淞沪会战时期,出生入死、救护伤残效果最显著的僧众救护队。

当时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组织了一个120人的救护总队,总队长为屈映光先生,副总队长是当过军人的南京香林主持宏明法师。救护队员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佛学院的优秀人才,淞沪抗战三个月的时间,僧众救护队奔赴一线抢救伤员,救护了8272人。

僧众救护队在宏明法师的带领下,帮助难民搬运物件,帮助伤员包扎入院,他们动作熟练、态度和善,被军民们称赞为“菩萨心肠”。救护队中不少人甚至直接战死沙场。像宜兴龙池山澄光寺的恒海和尚,就领导了一支游击队,在苏锡常地区打击日寇,最后因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

当时南京、苏州等地的佛界也都组织了难民收容所、施粥场,为难民们免费提供食宿。仅南京栖霞山寺庙难民所收容的难民,有名字记载的就有一万余人。当时,有些地方甚至流传着“和尚兵,赛天兵,有菩萨,保佑兵”的民谣,吓得日军谈之色变。